

四書
四經
上卷

B222.1
1-2

四書五經
一卷

86323



200025515



詩經 周易 孟子 論語 中庸 大學

北京古籍出版社

(京)新登字 206 号

四书五经

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六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大三十二开 五〇·五印张

一九九三年四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价：肆拾壹元伍角

印数：1—2000

ISBN 7-5300-0077-2/K·36

朱熹注

大學章句集注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寔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埽。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頽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傳。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

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愚。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槩。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畧。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大學章句大舊音泰。今讀如字。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汚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定後與後同。後故此。○止者所當止之地。卽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此結上文兩節之意。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平聲。後故此。○明。明德於天下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治平聲。後故此。○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下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齊。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宣是皆以脩身爲本。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爲序次如左。凡一千五百四十六字。

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爲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康誥周書。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常日在之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卽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帝典曰：克明峻德。堯書作俊。○帝典皆自明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龜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除其舊染之汙，而自新。則當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畧有間斷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小雅鵲巢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意。於歎美辭稱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

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稱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

瑟兮僩兮，赫兮喧兮。詩瞻彼淇澳，菉竹。

有斐君子，終不可誼兮。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誼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

不可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於六反。萊詩作縲。詩作嘆。並况晚反。音阿。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著。於戲。前王所以新民文音也。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也。形質也。磋以鍼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罇。武毅之貌。赫。喧。宣。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詩云。於戲。前王之篇。於戲。敷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文音也。

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於戲。周頌烈文音也。

洛。詩周頌烈文音也。

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

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猶人不異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此謂知本。

程子曰。此謂知之至也。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此謂知之至也。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此章舊本通下章。間嘗竊取程子之意。誤在經文之下。

以補之。白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母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惡好上聲。謙讀爲慊。苦劫反。○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母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爲善以去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殉外而爲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小人間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開音閑。厭鄭氏讀爲厭。○開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爲不善。而陽僥幸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揜之。卒不可揜。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引此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

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胖步丹反。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中甚也。

可畏之中甚也。

富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己有。而無以爲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弗粉反。懷勃値反。好樂並去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忿懥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去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以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爲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所親愛而辟焉。之所賤惡而辟焉。之所畏敬而辟也。

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教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辟爲僻惡而之惡教好並去聲。鮮上聲○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審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故謗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謗音彥碩叶韻時若反○謗俗語也。溺愛者不明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弟去聲。長上聲○身脩則家可教矣。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中去聲○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億事。一人定國。儕音奮○一人謂君機發動所由也。儕覆敗也。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怒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從矣。喻曉也。不故治國在齊其家。通結上文。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空其家人。空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天平聲。蓁音臻○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少好貌。蓁蓁美貌。此亦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詩曹風鳴鳩篇。詩小雅蓼蕭篇。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詩篇忒差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此三引詩皆以詠歎上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聲。第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老者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言此三者所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以見人心之所異。則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獲矣。

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先並去聲。○此覆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云樂只君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玆。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爲天下之大戮矣。

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節讀爲截。辟讀爲僻。參與戮同。○詩云節彼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言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爲天下之大戮矣。

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喪去聲。儀詩作空。峻詩作駿。配對易言。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承上文不德不而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外本末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散。反是則有德聚。爭民施奪。故人施奪矣。

出。悖布內反。○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慎。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楚書。楚語。言不寶。仁愛也。事見擅弓。此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擅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今。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亂反。媚音冒。○秦誓。周書。斷。斷。誠。一。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媚。忌也。遠。拂戾也。殆。危也。唯仁人。放流之。避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進。讀爲屏。古字通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若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急。未詳孰是。遠去聲。○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若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秦以失之。○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騎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内三言得失。而語益外。量益信。此本入爲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平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自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以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未

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六反。乘斂並去聲。○孟獻子曾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也。伐冰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國家蓄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長上聲。彼爲善之此句上爲

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

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朱熹注

中庸章句集注

